

汤素兰 著

感恩的心

铭记一生 感谢有你

奶奶星



汤素兰 著

奶奶星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奶奶星/汤素兰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1. 10

(感恩的心)

ISBN 978-7-5342-6575-4

I. ①奶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23179 号

感恩的心

奶奶星

汤素兰/著

选题策划	孙建江	吴 山	内文插图	姚非拉
责任编辑	吴 山		美术编辑	胡向涛
封面设计	京格格		责任校对	倪建中
装帧设计	京格格	吴 山	责任印制	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印张 9.5 插页 9

字数 84000 印数 1—15000

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6575-4

定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精灵传说



这里写的是我的爷爷、奶奶、太公、九伯和早夭的妹妹的故事。他们曾是我生命中真实的人，他们去世后，我相信他们已化为山中的精灵，活在每一棵树里、每一朵花里。



奶奶星

Nainai xing



“千颗钉，万颗钉，青石板上钉铜钉！素妹子，快点猜，是什么？”奶奶问。

我马上就猜出来了：“是天空的星！”

“好！再猜一个：麻屋子，红帐子，里面坐个白胖子！”

“花生！”

“再猜一个：打雷扯闪雨淋淋，掬把锄头团转寻！是什么？”

打雷扯闪，还掬把锄头……这会是什么呢？我使劲儿想，想得眉头都皱了，还是想不出来。我扯扯奶奶的衣角，央求奶奶：“是什么呀？告诉我嘛！”

“你跟阿婆（我们那儿的土话，管奶奶叫阿婆，管爷爷叫阿公）去干活，阿婆就告诉你！”奶奶说。

奶奶端着一杯白米，朝堂屋走去。堂屋靠墙放着一架石磨。石磨有两片圆形的磨盘，一把木头手柄。磨盘的中间有一个方孔，是用来喂要磨的东西的。奶奶今天要磨米粉。在青黄不接的季节，干饭不够吃，奶奶把白米磨成粉，做成稀糊糊，一杯米煮成饭只有一碗，但做成糊糊能有好几碗，这样米才比较经吃，才能接上下一季新米。

奶奶一只手抓起一把米喂进磨盘中央的方孔，一只手抓住木柄推动磨盘。磨盘发出轰隆隆轰隆隆的响声，白色的米粉从磨盘周围像雨一下淋下来，落在木板做成的磨斗里。

“打雷扯闪雨淋淋，掇把锄头团转寻，是什么呢？”奶奶又问。

我盯着磨盘，恍然大悟：“啊，我知道了！是推磨！”我高兴得跳起来。

打记事起，我很少见到父亲。母亲也总是早出晚归。我总是跟着奶奶。奶奶喜欢让我猜谜，奶奶也教我打猪草、煮猪溺，教我做饭炒菜洗衣服。每个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而我家的事大多数都靠我做。我从小就管家，做家务，晚上还要提着一盏镜灯^①，走坎坷不平的山路去接母亲回家。

①镜灯：参见《灯》一文。灯体由四块长方形的玻璃组成，中间用煤油壶装灯芯。

母亲是裁缝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门到别人家里去做衣服，晚上要做到天完全断黑，才能收拾回家。母亲胆小，走夜路害怕，晚上接她便成了我的功课。

母亲劳累一天，回家的时候已经腰酸背痛，还要给弟弟喂奶，哄弟弟睡觉，她没有心情再管我。于是，我提着镜灯跑到奶奶的房间里，把镜灯挂在蚊帐里面，静静地坐在灯下看书。

夜雨过后，地面湿了一层。爷爷从地里回来，看看天气，说：“日子不错，该栽红薯了。”

父亲不在家，爷爷种完自己的自留地，还要替我家种。奶奶说：“素妹子，来，跟阿婆去菜地里，割一篮红薯藤回来，阿婆今天教你剪红薯秧！”

我立即飞奔去菜地。我知道红薯种在哪一片地里，不用奶奶亲自动手，我已经割了一篮红薯藤回来。奶奶把红薯藤摊在地上，拿出两把剪刀，教我剪红薯秧：

“每一根红薯苗要留两到三个节，在一个节的中间斜斜剪上一刀，留出一寸长就够了，这一寸是要栽在地里的，正好让一个节挨着地面，红薯的根就从这个节口长出来，往地里扎，然后，就结出又红又甜的大红薯了……”

每一根苗要留两到三个节，每一根红薯藤从篮子里拿出来的时候都要计算好，适合剪出多少根两个节的，多少根三个节的，一点也不能浪费。我剪得耐心又细致，剪出

来的红薯秧整整齐齐。

爷爷说：“素妹子，你剪得好，看样子就知道都能栽活呢。”

我心里甜滋滋的。

跟着爷爷奶奶，我学会了许多家务和农活。上中学以后，在双抢的季节，我不仅会插秧，会像壮年男子一样踩打稻机脱粒，会挑着满满一担湿淋淋的毛谷往晒谷坪跑，我甚至还使过牛犁过田。我从来没有觉得累。因为每学会干一样活，奶奶都站在我的旁边，笑咪咪地说：“素妹子，你干得真好！”

奶奶给我梳头发，编辫子。奶奶的辫子编得又紧致又匀称，很好看。我的脑门大，前额的发际线生得高。奶奶一边编辫子一边说：“素妹子，你的脑门长得这么空，将来只能当女状元了，看你怎么办！”奶奶的话让我满怀忧愁。为了掩饰我那空空的前额，我找来一把剪刀，在前额上齐斩斩剪出一排刘海。奶奶看了哈哈笑：“素妹子，你看看你这额头，像一张灶门呢！”我不知道女状元是什么东西，但在厨房里烧火做饭，每天会伴着灶门，把柴草塞进灶门，灶里的火旺旺的。我宁愿像张灶门，也不要像什么女状元。

夏天的晚上，奶奶坐在竹凉床上，摇着蒲扇。我紧挨奶奶坐着。奶奶很胖，每到夏天，脖子上、腋窝下长满了

痄子。奶奶特别怕热，但我老黏着她，奶奶就说：“你像个煨红薯，要烫死我了，坐一边去！”我偏不坐到一边去，我偏要缠着奶奶讲故事。于是，奶奶指着天上的星星，跟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，还讲太白金星的故事。

“天上有张门，是天门。天门有时候会打开，一把银梯子从天下落下来，你沿着梯子爬上去，就能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园。”奶奶说。

我睁大眼睛看着瓦蓝的夜空，我怕错过天门打开的那一刻。

一颗星突然从北边的天空滑过，像一点火星落入青色的山岭。

奶奶停住手中的蒲扇，怔怔地说：“有一个人要死了。”

我问奶奶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人。天上一颗星落了，地上一个人就要死了。”奶奶说。

冬天，村里跟奶奶要好的一个老太太死了。奶奶带我去参加追悼会。风好大。屋旁的树落尽了叶子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。我站在奶奶的身边，看着黑黑的棺材，风呼呼吹过来。我从背脊到脚心都冷嗖嗖的。

晚上我病了。我蜷缩在奶奶的怀里，上下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全身颤抖。奶奶紧紧地搂着我，对我说：“素妹子，你这是白天吓着了。你不要怕。奶奶要是死了，不会吓你

的，奶奶会保佑你。”

我问：“怎么保佑呢？”

“我会在天上看着你。”奶奶说。

“你怎么到天上去呢？你不是说人死了，天上的星就落了吗？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我不落。要是万一落下来了，我再飞回天上去。”奶奶说。她把我抱得更紧了，肯定地说：“我会在天上一直看着你。”

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春天，奶奶去世了。我从外地赶回家的时候，奶奶的遗体依然放在我曾经和她共睡过的床上。我坐在床沿上守着奶奶。奶奶身上的寒气直刺我的背心和脊骨。我从来不知道死去的人会如此冰凉。

人们说死人身上的阴气是有害的，他们把我拖开，不让我在奶奶的身边待得太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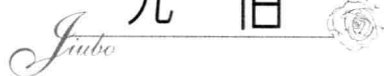
三天以后奶奶下葬了，托体同山阿。

从此，我只在每年春节或者清明回家给奶奶上坟的时候，才会在她的坟头炸响一挂鞭炮，告诉她我又回来看她了。

但每当我仰望星空的时候，我总会想：在那无数的繁星中，奶奶是哪一颗星呢？

但我始终知道，奶奶永远在我头顶的天空中，永远照耀着我。

九伯



我是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里长大的，童年的风景里，有铁色的山峦、瘦弱的兄弟和诚实的牛羊，还有一个在山路上喘息的身影，那是九伯。

九伯的爷爷在清代曾官至山东道台。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九伯是属于另一类的。

乡村的风气很淳朴，如果不是上面来了新的政策，要开展新的运动，在平时，大家都相安无事，没有谁会去为难九伯。或许就因为这样，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还不明白九伯同村里其他叔叔伯伯有什么不一样。

有一年春节的一天，爸爸妈妈都走亲戚去了，我一个人在门前的地坪上踢毽子玩。这时候我看见了九伯，他在门前的小路上弓着背咳嗽。我们都知道九伯有哮喘病，一

到了冬天就会喘得更厉害。奶奶每当看到我们吃咸菜的时候，就吓唬我们：再吃就会像九伯了！奶奶还说：“九伯的病，全都只能怪他们家里的大人。当年，他们家就只有九伯这一根独苗苗，他要什么就给什么，他想吃什么就由着他吃个够，结果，咸菜吃多了就喘不过气来，喉咙里老有痰。”我不知道奶奶说的这件事有没有根据，我听了总是半信半疑。

看到九伯咳喘成那样，我想他一定需要喝一杯茶，而且我还很想让他知道我们家里有红糖豆子茶。那时候的乡村很贫穷，只有过年的这几天里，家里才备有红糖豆子茶，而且这茶，也只有顶顶重要的亲戚朋友才有得喝。

我请九伯进屋坐下，泡了一杯红糖豆子茶给他，我还告诉他：“你快喝吧，很甜呢！”

然后我接着踢毽子，没有注意九伯。

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，这小小的一杯红糖豆子茶，九伯喝起来有多甜！

那天下午，妈妈一进屋就问我：“你泡了红糖豆子茶给九伯喝？他刚才老远看见我就说了。”

妈妈并没有再说什么，但是，从妈妈的语气里，我已经听出了什么。正如妈妈常说的，响鼓不要重槌，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我在那一刹那已经明白了，九伯是远远够不上享用红糖豆子茶的。或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知道

了九伯是属于另一类的。

一个五月的下午吧，我和一群小伙伴在河边割草，天空中忽然下起了大雨，我们一窝蜂地朝离我们最近的小草屋跑去，九伯和他的妈妈就住在那里。

有这么多小孩子挤进来，九伯和他的妈妈非常高兴。他俩忙着给我们搬凳子，还泡茶给我们喝。要知道，在乡村，小孩子根本不算什么，过年走亲戚时也很难得到一杯热茶。

九伯拿出了纸和笔给我们画像。我们早就听说九伯会画画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识过（后来我才知道，九伯毕业于一所有名的艺术学院，如今好多书画名家都曾是他的同学）。男孩子女孩子们都争着说：给我画吧！给我画吧！我也想这样说，但我不敢，因为在一群小伙伴中，我的年纪最小，经常吃亏的总是我。九伯开始画了，笔在纸上沙沙沙地响，我们睁大了眼睛，团团围住九伯，心里都在想：九伯画的是我吗？

眼睛、鼻子、嘴，额上乱蓬蓬的刘海，一对弯弯的羊角小辫，啊，是我！我的心差点要蹦出来了！小伙伴们抢过那张速写纸，高高举起来：“像极了！真像！”九伯抬起头来看我，一脸微笑。而我的脸，不知怎的，在那一刻，烫极了。

从那以后，九伯开始借书给我看。在暗淡的煤油灯下，

在乡村漫长的夜里，那些书把我带入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。我开始知道山那边有海，海的那边，还有和我们既一样又不一样的人。其中有一本被撕掉了封皮，纸都已经泛黄的厚书，我在若干年后坐在大学的课堂上才知道，那是《鲁迅小说全集》。

有一个夜晚我一定很深地伤害了九伯，但是九伯原谅了我。乡村的夏夜是四季中最美丽明亮的时候，天空中繁星闪烁，月亮像小船一样在我们的头顶上悄悄划行。在这样的夜里，放了暑假的学生们都要在生产队的晒谷坪里展开活动。那天夜里我们决定喊口号，打倒了林彪、孔老二之后，我们还觉得不过瘾，还应该打倒我们身边的坏分子。所以我们喊了打倒九伯和他的妈妈。那一学期我被评为了“三好”学生，我忽然很想表现自己，我喊得很响。我知道九伯一定听出了我的声音，甚至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听出了我的声音，因为那天夜里我回家之后，妈妈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？九伯虽然出身地主，可是他对你那么好！”

第二天，我碰见了九伯。我想掉头就跑，但我迈不动脚步。我低着头，侧着身子站在路边上，等九伯从我身边走过。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叫他，但他像平时一样叫了我，他说：“素兰，我那里有两本新小说，你来拿吧！”他的声音很沙哑，我猜想，昨夜他一定咳了一个通宵。我没有回答，我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再也不上他那儿去了。

但是，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妈妈递给我两本崭新的小说，一本是《沸腾的群山》，另一本是《飞雪迎春》。后来回想起这一切，我才明白，这是当时在方圆几十里地唯一能买得到的小说，九伯为这两本书一定曾省吃俭用，曾跋山涉水。他深深地懂得那时的乡村里没有买书的习惯，而乡村的孩子，又是多么渴望有书读。

那些暗淡的日子终于过去了，后来我考上了大学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接到了九伯的来信和照片，他告诉我，他到了天涯海角，一边写生一边摄影。他说他热爱大自然，热爱最美丽的风景。我很担心他的身体，我想告诉他我很想念他，但是他在信中没有留下地址，因为他到处漂泊，行踪不定。

那天晚上熄灯以后，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想要诉说的愿望，我坐在黑暗中，说起了九伯的故事。虽然九伯的许许多多事情我都不了解，但是，寝室里所有的同学都感动了。

“你真幸运！”她们轻轻地说。

是啊，我是多么幸运！

最后一次见到九伯是在我大学毕业两年之后。当时我在一座小城教书，生活得很不开心。寒假我回到了生养我的山村。那时九伯早已从我们那儿迁居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真没想到他还会回到这个贫穷的山村来。

外面在下雪，我们围坐在火塘边。九伯问我这些年都

在干什么，我无言以对。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收音机，外语节目时间到了，他独自跟着收音机咿咿哇哇学了起来。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威慑，我很不自在，很想逃避什么。我站起身悄悄地走了，但我感觉到九伯的眼睛一直跟着我。

我逛到很晚才回来，九伯已经走了，但他留下了一副很长的对联，是赠给我的。我有点心烦意乱，随意瞟了一眼。我只记住了上下联的最后一句“万紫千红我偏爱素，夏荷冬梅谁胜地兰”。我当时只看到对联里有我的名字，却没有意会到九伯在用我的名字巧妙地鞭策我，让我自信自强。

等我终于明白了的时候，那对联早已不知道飘落到哪里去了，而九伯也不知道又走到了何处。

我再也无法告诉九伯，他是我童年天空里一注多么温暖的阳光。

